

巴黎圣母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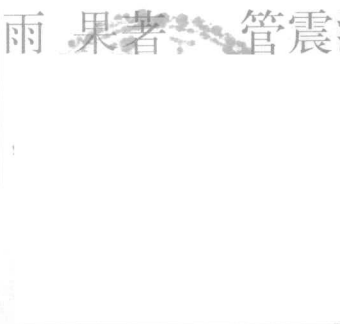
[法]雨果著 管震湖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巴黎圣母院

[法] 雨果著 管震湖译



Victor Hugo
Notre-Dame de Paris

根据 Hachette 1979 年版
和 Gallimard 1984 年版译出

巴 黎 圣 母 院

〔法〕雨 果 著

管震潮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4.25 插页 2 字数 446,000

1990 年 8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20 次印刷

印数: 1,160,001—1,170,000 册

ISBN 7-5327-0943-4 / I·505

定价: 11.80 元

雨果原序

若干年前，本书作者参观圣母院——或者不如说，遍索圣母院上下的时候，在两座钟楼之一的黑暗角落里，发现墙上有这样一个手刻的词：

‘ΑΝΑΓΚΗ①

这几个大写希腊字母，受时间的侵蚀已经发黑，深深陷入石头里面，它们的形状和姿态都显示出峨特字体固有的难以言状的特征，仿佛揭示着把它们书写在这里的是一位中世纪古人②。尤其是这个词所蕴藏的宿命、悲惨的寓意强烈地打动了作者。

作者寻思再三，力图猜出，那痛苦的灵魂，一定要把这罪恶的烙印、不幸的烙印留在古老教堂的额头上才肯弃世而去的人，究竟是谁。

后来，那堵墙壁又遭灰泥涂抹或者刮磨（到底是哪一种原因已不得而知了），这个字迹也就不见了。将近两百年来，各座中世纪奇妙的教堂遭受的对待，不正是如此么！随处都有人来加以破坏，使它们里里外外残缺不全。教士们来加以涂抹，建筑师们来加以刮磨，然后民众跑来把它们平毁。

这样，雕凿在圣母院阴暗钟楼的神秘字迹，它不胜忧伤加以概括的、尚不为人所知的命运，今日都已荡然无存，空余本书作者在此缅怀若绝。在墙上写这个词的人，几百年以前已从尘世消逝，就是那个词，也已从主教堂墙壁上消逝，甚至这座主教堂本身恐怕不久也将从地面上消逝。

这本书正是为了叙说这个词而写作的。

一八三一年二月

① 希腊文，“命运”。——译注（以下除另行注明外，皆为译注。）

② 峨特字体的特征是笔势直立、尖削，带钩拐圆弧；十二世纪以后代替了罗曼字体。所以，可以想见书写者是中世纪的人。

一八三二年勘定本

作者附告

曾有错误的预告，说是本版预定要增加若干新的章节。本应该说，将增加未曾刊入的几章。因为，如果说“新”的意思是“新写的”，那么本版增加的几章并不是“新”的。这几章是与本书其他各章同时写就的。这几章也写作于同一时期，来源于同一思想，一直是《巴黎圣母院》手稿的组成部分。不仅如此，作者真不明白，这样的一种作品完成之后怎么可以另有新的发展。这并不是可以随心所欲的。作者认为，一部小说的产生，在某种意义上必定是各个章节一起产生的；一部剧作也一定是所有各场同时产生的。请读者不要以为，诸位所称戏剧或小说的那个神秘小天地，它那个整体的构成部分有多少数目，爱怎么规定都行。这种性质的作品，至少其中的某一些，本是一次激发而出，以后也就是那样了，要是嫁接个什么，焊接个什么，那是不能生根的。事情干都干了，您就别翻悔了，别去修补了。书既已出版，创作物的性别——无论是否得一壮男——既已判明并已宣布，孩子既已呱呱坠地，他就算是生出来了，就是他那个样子，就在那里，父母再也无可奈何了，他是属于阳光空气的了，您就让他照原样去生、去死吧！您的著作失败了么？凑合算了！别去给失败的著作增加什么篇章。它不完整么？您在产生它的时候就应该使它完整的。您的那棵树扭结了么？您是没法把它扳直的。您的小说害了痼病？您的小说活不成了？它所没有的生命力您是无法给予它的。您的剧作生来缺条腿？请您听我说，别去给它装条木头腿。

所以，作者特别希望读者明白，本版增补的那几章并不是特意为这次重印写作的。本书前几版中没有刊入这几章，原因十分简单，《巴黎圣母院》初次付印之际，这三章草稿那部分材料遗失了。只好重写，否则就得

舍弃算了。作者当时考虑,好在这三章中只有两章由于篇幅,多少算有点价值,而这两章却是关于艺术和历史的,对于无论剧作或小说的实质并无碍,不见了,读者是不会觉察的,只有作者一人知道尚付阙如这一秘密。于是,作者决定舍弃算了。况且,要是必须供认不讳,作者是由于懒惰,对于把丢失的三章重新写出来的任务委实望而生畏,还不如干脆另写一部小说哩。

如今,这三章又找到了。刚有机会,作者就赶紧把它们一一复归原位了^①。

因此,现在,下面就是这部作品的全貌,就是作者当时巴望的样子,也是那时把它制就的样子,好也罢,坏也罢,持久也罢,易逝也罢,反正作者意欲的正是如此。

诚然,有些人虽十分高明,却在《巴黎圣母院》中仅仅寻求戏剧性、寻求故事情节,这重新找到的几章在他们看来,也许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或有另一些读者已经发现:研究研究本书中蕴藏的美学哲学思想并非无益,自会慨然乐意在阅读《巴黎圣母院》的过程中从小说形式下面探索出小说情节以外的寓意,乐意——请允许我们使用多少有点狂妄的词句——透过诗人现在这个样子的创作,追寻出历史学家的体系、艺术家的宗旨。

主要是为了后一类读者,作者才在这一版中补入三章,企望使《巴黎圣母院》臻于完整,——假定《巴黎圣母院》当真值得臻于完整。

其中的一章表达并阐述的是:建筑艺术当前日趋倾颓式微,这一至尊艺术,在作者看来,今日必不可免衰亡灭绝。不幸,这样的看法在作者心里已经根深蒂固,而且久经深思熟虑。不过,他也觉得有必要在此申明:他热烈希望终有一日,未来会证明他的看法错误。他知道,艺术,无论哪种形式的艺术,都可以充分寄希望于未来的世代,既然我们听见尚在幼芽状态的天才正在我们的工作室里蠢然萌发。种子既已撒在犁沟里,收获

① 现在这三章列为第三卷第一章、第二章和第五卷第二章。雨果所说这三章在《巴黎圣母院》初次付印以前即已写就,现在只是“复原”等等,显然不是事实。就在增补之一的第三卷第二章中,作者自己说到了“本书出版第七版和第八版之间”,这也就是承认这三章补写的时间是在一八三一年开始发行和一八三二年勘定本付印之间,也就是,并不是原来就有、只是遗失了的。

一定丰饶！作者唯一的隐忧（读者可以从本版第二卷①中看出原因何在）只在于：千百年来一向是培育艺术最佳土壤的建筑业，这块古老土地中的精液元气恐怕已经消耗殆尽。

幸好，今日的青年艺术家们生气勃勃，健壮有力，可以说是前途可限量，竟至于特别是在如今的建筑学校里，教员虽然十分可厌，却仍然不知不觉，甚至完全事与愿违，培养出优秀的学生。这就好比那个陶工，贺拉斯说，想的是做个小罐罐，做出来的却是大瓮。Currit rota, urceus exit.②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管建筑艺术的前途怎样，不管我们的青年建筑师们今后怎样解决建筑艺术问题，我们在期待新的建筑物出现的同时，还是好好保护古文物吧！只要可能，我们就要激发全民族去爱护民族建筑。作者宣称，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正在于此，他一生的主要目标之一也在于此。

《巴黎圣母院》也许已经为中世纪建筑艺术，为至今某些人所不知，更糟糕的是为某些人所误解的这一灿烂艺术成就，开拓了真正的远景。但是，作者远远不能认为，他自愿承担的这一任务已经完成。以往，他已经不止一次维护我们的古老建筑艺术，已经高声谴责许许多多亵渎、毁坏、玷辱的行为。他今后也要乐此不倦。他已经承担责任要反复宣讲这个问题，他一定要反复宣讲。他一定要坚持不懈，捍卫我们的历史性文物，其不懈绝不会亚于我们学校里、学院里那些打倒偶像者攻击它们时的穷凶极恶。因为，眼见中世纪建筑艺术落在什么人手里，眼见今日的那些胡乱抹泥刷灰者是怎样对待这一伟大艺术的遗迹，真是叫人痛心啊！我们文明人眼睁睁瞧着他们干，只是站在一旁瞧他们，这真是我们的耻辱！这里说的还不仅仅是外省的事情，而且是就在巴黎，我们家门口，我们窗户下面，在这个伟大的城市，文化昌盛的城市，出版、言论、思想之都，每日发生的事情。我们不禁要在结束这一《附告》的时候，举几个例子，来说明就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就在巴黎艺术公众的眼皮子底下，悍然不顾被这种胆大妄为搞得狼狈不堪的批评家们的抗议，每日都在策划、争论、开始、继续、安安稳稳进行到底的种种灭绝文明的行为。最近拆除了大主教府，这座建

① 见第三卷第一章。

② 拉丁文，轮盘一转，大瓮就出来了。

筑趣味低劣，倒也罢了；可是，跟大主教府一块儿，把主教府也捎带着拆除了，——而这却是十四世纪遗留下来的稀罕古迹，专以拆毁为能事的建筑师根本不懂把它识别于其他。他们真是良莠不分，一视同仁统统拔掉。现在有人在议论要把精美佳品樊尚小教堂平毁，拿去同砖石泥土一起建造莫名其妙的城防工事，甚至朵麦尼^①在世之时也不曾觉得需要的工事。一方面不惜工本修缮和恢复波旁王宫这么个破烂玩艺儿，另一方面却听任春分的大风把圣小教堂^②无上佳妙的彩色玻璃窗户打得个七零八落。屠宰场圣雅各教堂的钟楼四周搭起脚手架已有几天了，最近哪个早上就要大动镐头了！已经去了个泥瓦匠，即将在司法宫^③那两座可敬的钟楼之间盖一栋白色的小屋。还有一个泥瓦匠，即将阉割那座有三座钟楼的封建时代大寺院牧场圣日耳曼。当然还会找到一位去拆毁国王的圣日耳曼。这些泥瓦匠都自命为建筑师，由省政府或国库杂支中开销工资，居然也穿上绿色常礼服^④。凡是低级趣味损害高雅趣味的事情，他们都干。在我们写这篇《附告》的当儿，真叫人痛心；他们中间有一个正在处置杜伊勒里宫^⑤，另一个对着菲利贝·德洛姆^⑥脸面正当中砍了一刀。于是，这位泥瓦匠先生的笨重建筑物便厚颜无耻地在文艺复兴时代这座最俏丽的建筑物^⑦的正面矮墩墩地趴着，当然也就算不上我们这个时代见多不怪的丑事了。

一八三二年十月二十日于巴黎

-
- ① 彼埃尔·朵麦尼(1776—1832)，独腿将军，曾固守樊尚城堡数年之久，抵抗第七次反拿破仑盟军。
- ② 圣小教堂这座古建筑至今尚存于司法宫旧址内。
- ③ 司法宫为四世纪兴建。在卢浮宫建成前，是波旁王朝以前两个王朝列王的宫殿，曾被火焚三次。今日巴黎的司法宫已不是雨果描绘的中世纪司法宫。
- ④ 绿色常礼服是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服装，他们的大礼服也是绿色的。
- ⑤ 大小杜伊勒里宫为十五世纪兴建，因在瓦厂旧址而命名为 Tuileries。一八八二年拆毁。
- ⑥ 菲利贝·德洛姆(1510—1570)，一五四八年开始为皇家建筑总监达十年之久，一般称他为法国古典建筑艺术的始祖。他主持建造杜伊勒里宫。他死后这座宫中央被增添其他房舍，不伦不类，故云。
- ⑦ 指杜伊勒里宫。被拆毁前的建筑确为文艺复兴风格的。

目 次

雨果原序·····	1
一八三二年勘定本作者附告·····	1

第 一 卷

一、大厅·····	1
二、彼埃尔·格兰古瓦·····	16
三、红衣主教大人·····	25
四、雅各·科柏诺老僧·····	31
五、卡席莫多·····	38
六、爱斯美腊达·····	45

第 二 卷

一、从夏里德到席拉·····	48
二、河滩广场·····	50
三、Besos para golpes·····	52
四、夜里盯梢美女的诸多麻烦·····	61
五、还有麻烦·····	65
六、摔罐成亲·····	67
七、新婚之夜·····	83

第 三 卷

一、圣母院·····	92
二、巴黎鸟瞰·····	100

第 四 卷

一、善心的人们	121
二、克洛德·弗罗洛	124
三、Immanis pecoris custos, immanior pes	129
四、狗和主人	135
五、克洛德·弗罗洛(续)	136
六、不受欢迎	141

第 五 卷

一、Abbas beati martini	143
二、“这一个将要扼杀那一个”	152

第 六 卷

一、对于古时司法的公正一瞥	166
二、老鼠洞	174
三、玉米粑粑的故事	178
四、一滴水，一滴泪	194
五、玉米粑粑的故事(续完)	202

第 七 卷

一、把秘密透露给山羊的危险	203
二、教士和哲学家毕竟不一样	215
三、钟	223
四、'ANÁΓKH	225
五、两个黑衣人	238
六、空地上大骂七声会有什么后果	243
七、葬和尚	247
八、临河窗子的妙用	254

第 八 卷

一、埃居变成了枯叶	261
-----------	-----

二、埃居变成了枯叶(续).....	269
三、埃居变成了枯叶(续完).....	273
四、Lasciate ogni speranza.....	275
五、母亲.....	287
六、三颗人心各不相同.....	291

第九卷

一、热昏的疯狂.....	306
二、又驼,又瞎,又跛.....	315
三、又聋.....	318
四、黏土和水晶.....	320
五、红门的钥匙.....	329
六、红门的钥匙(续).....	330

第十卷

一、贝尔纳僧侣街上格兰古瓦妙计连生.....	334
二、“你就去当无赖汉吧!”.....	343
三、欢乐万岁!.....	345
四、好朋友帮倒忙.....	352
五、法兰西的路易先生的祈祷室.....	368
六、“衣兜里的小攮头”.....	394
七、“夏多佩驰援来到!”.....	395

第十一卷

一、小红鞋.....	398
二、La creatura bella bianco vestita(但丁).....	425
三、孚比斯成婚.....	431
四、卡席莫多成婚.....	432
译后记.....	434

第 一 卷

一、大 厅

距今三百四十八年六个月又十九天，一大早，巴黎内城、大学城、外城三重城垣内①到处大小钟声轰然齐鸣，惊醒了全体居民。

然而，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并不是一个留下了历史记忆的日子。一大早就这样把巴黎的大大小小的钟和男男女女的人搅动起来的那桩事情，也毫无可记载之处。既不是皮卡迪人或布尔戈尼人打来了②，也不是抬着圣物盒游行，也不是拉阿斯城③的学生们起来造反了，也不是“吾人所称威严赫赫之主国王陛下”举行入城式，甚至也不是在司法宫广场吊死男女扒手④的美景，更不是十五世纪屡见不鲜，某个外国御使团盛装披挂、羽饰束顶，招摇而至。不到两天前，这样的一支人马，弗兰德御使们就来到了这里。他们奉旨前来，为法国储君⑤和弗兰德尔的玛格丽特公主缔结婚约。他们的进入巴黎，使波旁红衣主教⑥大伤脑筋；但是，为了讨好国王，他也只得装出笑脸，迎接弗兰德市长、镇长先生们这吵吵闹闹、乡里乡气的一群⑦，而且在他自己的波旁府邸里演出“许多出色的寓意剧、滑稽戏和闹剧”来款待他们。不料，正赶上一阵滂沱大雨，门口的那些豪华帷幔给冲得一塌糊涂。

一月六日那天，约翰·德·特洛瓦所说“使得巴黎全体民众激动不已”的原因，在于远古以来这一天适值双重隆重节日：既是主显节⑧，又是愚人节⑨。

这一天，按规定要在河滩⑩放焰火，在勃腊格小教堂⑪种植五月

树⑫，在司法官演出圣迹剧⑬。府尹大人手下的差役，头天晚上，就身穿驼毛布紫红半截袄，胸前缀着两个白色大十字，在大街通衢吹起喇叭，高声吆喝着通告过了。

一大早，住家和店铺就关上了大门，市民们男男女女，成群结队，从四面八方拥向指定的三个地点。人人都自有决定：有的去看放焰火，有的去看种五月树，有的去看圣迹剧。不过，可得赞扬巴黎闲汉们古已有之的见

-
- ① 中世纪的巴黎是三座城。内城是今日称为城岛的地方，即巴黎圣母院所在地，在塞纳河中；大学城相当于今日称为左岸的一部分；外城相当于右岸的一部分。雨果在第三卷第二章《巴黎鸟瞰》中有详尽的描述。
- ② 皮卡迪在法国境内北部，曾经建立强大封建政权，一四八二年才通过阿拉斯条约归属法兰西，成为法国一省。布尔戈尼（旧译“勃艮第”）在法国境内东部，五世纪那里就有强大的王国，后归属法兰西，九世纪又成为独立王国，十四世纪才最终成为法国一省。这两个地方的人都曾经长期与所谓法兰西岛的人纷争、打仗。
- ③ 拉阿斯城，即大学城更早的名字。
- ④ 司法官广场在中世纪是巴黎的刑场之一。偷东西即处绞刑，说明中世纪刑法的严酷。雨果在本书中多次揭示、讽刺、抨击这种苛政。
- ⑤ 这个储君即位后即为查理八世，在位时间是一四八三至一四九八年。
- ⑥ 查理·波旁（1433—1488），公爵，巴黎省长，一四七六年开始为红衣主教，直至去世。
- ⑦ 弗兰德尔现今大部分属比利时，一小部分属法国；居民说日耳曼语族的弗兰德尔语。在中世纪，为商业繁荣的自由城联合体，所以，那里来的使臣是市长、镇长之类。由于弗兰德尔当时尊奉奥地利大公，这些人奉旨出使法国为奥地利的玛格丽特公主联姻，故为御使。
- ⑧ 主显节，又译显现节。据《圣经》说，耶稣曾三次向世人显示其神性。天主教称之为“三王来朝节”，典故见《马太福音》。至今仍在一月六日举行。
- ⑨ 这里的丑人节，是中世纪的一个民众娱乐节日，不是后世民俗定为四月一日的万愚节（愚人节）。
- ⑩ 河滩，市政厅广场的旧名。
- ⑪ 这座小教堂今已不存在，旧址在城岛上。
- ⑫ 五月树，彩带卷裹、缀以纸花的树状物，于五月一日或其他日子种植，表示喜庆。
- ⑬ 在司法官大厅内演出圣迹剧的习俗，直至司法官火焚以后才终止；圣迹剧是十四、十五世纪盛行的一种宗教剧，剧情取材于《圣经》。

识，群众的绝大多数还是去看放焰火，因为这正合时令；或者去看圣迹剧，因为是在司法宫大厅里演出，既有屋顶遮避雨雪，又有紧闭的门窗遮挡寒风。于是，看热闹的人，全体一致撇弃了那棵可怜的花朵零零落落的五月树，随它独自在勃腊格小教堂里，在一月的严寒天空下战栗。

民众主要是拥入通向司法宫的各条大街，因为他们知道，前两天到达的弗兰德尔使臣们打算前来观看演出圣迹剧，观看也将在大厅里举行的选举丑人王。

这天要挤进司法宫大厅，还真不容易，虽然当时它号称世界上最大的大厅。（确实，索伐耳^①那时还没有丈量过孟塔吉城堡^②的大厅。）在千家万户窗口看热闹的人看来，下面的司法宫广场好似汹涌的大海一般，通往广场的五、六条街道犹如河口，不时涌出一股股人流。广场好比是形状不规则的大喷水池，其中到处伸突出来的一个个海岬就是那些房屋的墙角，而人群的洪流不断壮阔扩展，澎湃冲击着这些岬角。司法宫高大的峨特式^③正面的中央有一道大台阶，人流分成方向相反的两股，不断上上下下。在中央台阶底下，人的波涛被劈成两股以后，又以波浪翻滚之势，顺着两侧的斜坡扩散。这样，这道大台阶上简直是滴水一般，向广场上倾注不绝，好似瀑布向湖泊不断直泻而下。喊声，笑声，无数脚步杂沓声，构成巨大声响、巨大轰鸣。不时，这阵轰鸣、这阵巨响更加凶猛地，那是涌向大台阶的宏大人流在回旋，在掀动，在旋转；因为，有个府尹衙门的弓手在推搡，或者是这个衙门的一名什长在策马冲刺，狠命维持秩序。这个值得赞赏的传统，由府尹衙门传至提督衙门，由提督衙门传至都统府，再传至我们巴黎今天的警察队^④。

① 亨利·索伐耳(1623—1676)，历史学家，有关于巴黎古史的专著。

② 孟塔吉城堡，十二世纪建成的古堡，现为博物馆。

③ 一般用法的“峨特式”，是完全不恰当的，但已约定俗成。因此，我们也使用之，象一般人一样，用它来表示中世纪后半叶的建筑艺术，其主要特点是尖拱式样，直接继承中世纪前半叶那种以开阔穹隆为特征的建筑艺术。——雨果原注

关于这两种建筑式样，请参阅《译者后记》。——译注

④ 原文作gendarmérie，但法国的gendarmes跟我们解放前所知的“宪兵”不大一样。他们除维持秩序外，还有某些执行司法权，有点象武装警察。

大门口，窗户上，窗洞里，屋顶上，家家户户，万头攒动，一个个市民善良的面孔，安静，老实，注视着司法官，注视着人群，也就心满意足了。因为，即使现在，巴黎还是有许多人满足于观看看热闹的人。在一堵人墙的后面正在发生着什么，这对于我们不是已经足够有趣的了吗？

假如我们——一八三〇年的人们能够发挥想象力，夹杂在十五世纪的这群巴黎人中间，同他们一起被人拉拽，被人挤撞，磕磕绊绊，涌入司法宫大厅，原本极为宽敞、在一四八二年一月六日却显得十分窄小的大厅，我们所见景象也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兴趣，不能不使我们神魂颠倒，我们将看到周围全是一个个古老的事物，由于过于古老而使我们感到无比新鲜。

如果读者同意，我们就来想象，看看读者要是跟我们一道，夹杂在身穿短罩衫、半截衫、短袄^①的嘈杂人群中间，跨进大厅，会有什么样的印象。

首先，我们的耳朵会嗡嗡直响，我们还会眼花缭乱。我们头顶上是尖弓双圆拱屋顶，木雕贴面，漆成天蓝色，装饰着金色百合花图案；我们的脚下是大理石地面，黑白相间。几步开外有一根大柱子，又一根，又一根，纵向一共有七根，竖立在大厅横剖面正中，支撑着那双圆拱屋顶的七个落拱点。头四根柱子周围有几升货摊，玻璃片儿和金属饰片闪闪发光。里面三根柱子周围放着几条橡木凳子，已被诉讼人的裤子和代诉人的袍子磨损了，磨光了。大厅四周，顺着高高的墙壁过去，门与门之间，窗与窗之间，柱与柱之间，一列塑像不见尽头，塑造的是自法腊蒙^②以下的法国列代君王，游手好闲的国王双臂下垂，目光下视；英武好斗的国王脑袋高昂，双手高举，傲然指向天空。还有，一扇扇尖拱长窗都是五光十色的彩色玻璃；大厅的宽阔入口都是一座座精工细雕的绚丽门扉。而这一切，拱顶、柱子、墙壁、窗子、墙面板、门扇、塑像，上上下下，一片湛蓝、金黄，亮晶晶，光灿灿。我们看见的时候已经略显晦暗，到了我主纪元一五四九年，纵然杜·勃勒耳还根据传统赞美过它，其实已遭尘封，蛛网掩埋，几乎全然不见当年颜色了。

这座长方形宽阔大厅，在一月的某一日，为昏暗的天光所照射，被衣

① 这里说的都是中世纪的一定式样的上衣，大体上均为“贱民”的服装。

② 法腊蒙是传说中法兰克人的第一个君主。

著颜色斑驳、汹涌喧嚷的群众拥入；他们顺着墙根游荡，绕着那七根柱子转悠。要是我们这样想象一下，也就大致可以对整个图景有个模糊的印象了。下面我们再来更具体地说一说这幅图景的有趣的细节。

肯定无疑，要不是腊伐雅克^①刺死了亨利四世^②，就不会有腊伐雅克一案卷宗存放在司法宫档案室里，也就不会有他的共犯由于利害攸关，非把该案卷宗毁掉不可；从而，纵火犯也就不会别无良策，只得放火烧掉司法宫，好把档案室烧掉，而把档案室烧掉又是为的把卷宗烧掉；所以，要不是如此这般，也就不会有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那么，古老的司法宫也就屹立如故，而那大厅也就安然无恙了^③；那么，我就可以对读者说：您自己去看吧！咱们俩都可以免了；我免得象上述那样描写一番，您也就免得读了。——这就证明了这一新颖真理：重大事件必有估计不到的后果。

当然，十分可能，首先，腊伐雅克并没有什么共犯；其次，即使他有，他的共犯其实跟一六一八年那场大火并无牵涉。这样，失火的原因就可以有两种其他解释，都是言之成理的。第一种解释是，那颗燃烧着的大星星，一尺宽，一肘高，如大家所知，恰好在三月七日午夜以后从天上坠落，掉在司法宫上。第二种解释见于岱奥菲的这四行诗：

真是悲惨的游戏；
司法女神在巴黎，
吃了太多的辣椒^④，
自把宫殿来烧掉。

关于司法宫一六一八年火焚事件有上述三种政治的、自然的、诗的解释，不管我们怎样看待这三种解释，不幸确凿无疑的事实是失火了。由于这次火灾，更由于连续各次修复工作把幸免于火的残余也清除得一干二净，今天也就所剩无几了，法国列代君王这幢最早的住所也就所剩无几

① 弗朗索瓦·腊伐雅克(1578—1614)，刺杀亨利四世的狂人。

② 亨利四世(1553—1610)，法国国王。

③ 雨果描绘的大厅，其地基即为今日巴黎司法宫前厅所据。

④ 辣椒为双关语，喻为贪污受贿。

了。卢浮宫的这位长兄^①，在美男子菲利浦^②在位之时就已经岁数不小，人们甚至到里面去寻找过国王罗伯^③建造的、埃加杜斯^④描述过的那些壮丽建筑物的遗迹。一切消失殆尽。圣路易“遂行其婚事”^⑤的那间枢密处房屋现在怎样了？他“身穿驼毛布短袄、无袖粗呢子罩衫，上罩长外套，下登黑色皮绊鞋，同若安徽^⑥一起躺在铺地毛毯上”，审理案件的那座花园^⑦，现在下场如何？皇帝席吉蒙^⑧的卧室到哪里去了？查理四世的呢？无采邑王约翰^⑨的呢？查理六世^⑩颁发大赦令的那座大楼梯在哪里？马塞耳当着王世子的面，杀害罗伯·德·克莱蒙元帅和香巴涅都统^⑪的那块石板地呢？毁弃伪教皇贝内迪多的那些训谕的窗口——他的那些传谕使者也是从这个窗口被带出去加以丑化，身披袈裟，头戴法冠，在巴黎全城游行示众以示谢罪，——而今安在？那座大厅，它的金碧辉煌的装饰，尖拱窗户，塑像，柱子，为一块块图案刻镂所割裂的那宽阔拱顶，现在都在哪里？还有那金装玉饰的卧室呢？把门的石狮子，低着头，夹着尾巴，好象所罗门座前的狮子，表现出暴力服从于公理的驯良卑顺的模样，现在又

① 司法宫原为王宫，于卢浮宫落成后，成为最高司法机关。

② 直至路易十四，法国国王多有绰号（不是死后的谥号）。美男子菲利浦即菲利浦四世（1268—1314），一二八五年登基。

③ 罗伯二世，九九六至一〇三一年为法国国王。

④ 埃加杜斯即埃戈，卒于一〇四五年，教士，著有拉丁文《国王罗伯本纪》。

⑤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1214—1270），一二二六年登基。一二三四年娶普罗旺斯伯爵之女玛格丽特为妻。

⑥ 若望·若安徽（1224—1317），历史学家，圣路易的宠臣。

⑦ 路易九世不仅对外有侵略武功，而且对内被阿谀者称为执法公正，说是常在御花园中接见平民百姓。

⑧ 席吉蒙（1368—1437），一三八五年为日耳曼皇帝。娶法国公主为妻。

⑨ 无采邑王约翰，英国人，理查一世之弟，一一九九至一二一六年为英国国王。当时以及以后相当长的时间，英国国王都在法国有采邑（实际上是侵占法国领土）。这个约翰由于婚姻问题被法国国王夺回了采邑。

⑩ 查理六世（1380—1422），法国国王。

⑪ 一三五八年二月二十二日枢密马塞耳杀害王储及其辅弼罗伯·德·克莱蒙元帅和辅弼香巴涅都统于司法宫内。一为元帅，一为都统，见本书第316页。